

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，后世无人知道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去世的确切时间，她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；但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，她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为了改变中国，付出了毕生心血乃至生命。

中秋之殇

清光绪七年（1881）秋，苏州府爆发瘟疫。在苏州窰如田家门家任塾师的怀宁人陈象五不幸染疾，于中秋节病逝于苏州城怀宁会馆，时年34岁。

据聚星堂《陈氏宗谱》介绍，陈氏一世祖汝心公初居安庆城东枞阳门外金錠桥柳林湾。汝心公生四子，分别名崇本、志、道、义。长房崇本公之后迁至淠水乡旧桥，建有陈氏祠堂。象五是二房崇志公之后，属城股。为避战乱，母亲曾带象五、昔凡兄弟俩居住在旧桥陈家割屋。

陈衍中，字象五，优廩贡生，江苏补用府经历，生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。

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秀才。进士、后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的汤寿潜为之作传：

陈衍中，字象五，江南怀宁人。象五家世贫，习儒业十二世矣，而功名俱未显。

象五生有异姿，束发受书，岸然柴立。亡何，咸丰之季，赭寇犯安庆，城中故族转徙他乡。象五父及兄投笔从戎，象五及季弟避乱乡间。家徒四壁，无以为生。劳太恭人勤女红以度日食。而流离之际，犹不忍象五兄弟之废学也，择良师以授读，夜间解馆，太恭人纺织灯下，命象五兄弟从旁诵读，无间寒暑。尝戒之曰：“吾家累叶以书为业，毋至若辈坠读书种子也。”象五体母意，发愤自励，以勖厥弟。

迨王师克复安庆，命儒臣视学，象五以县学生入泮。太恭人喜动颜曰：“吾儿本寒人子，而亦得入士林耶。”顾太恭人积劳成病，象五亲尝汤药，依依膝下。宁国孙太守慕象五名，延为西席，象五以母病力辞。太恭人趣之行，曰：“家无长物。若恋我转无以菽水，非云孝也。”象五重遵母意，遂行。比至宁国，而太恭人已物故也。象五闻信奔丧，痛哭血下。

先是太恭人以季子昔凡弱，不能成立为虑。象五承母志，训海季弟无微不至。太恭人丧不数年，昔凡举于乡矣，而象五之心始慰。象五天性最厚，亲友困乏者，解衣衣之，推食食之。自入学后，文名日盛，四方来学者日众。弟子贫不能供束者，饮之食

之，教之诲之，多所成就。皖中知名士半出其门也。

象五讲求实学，慷慨有大志，屡困场屋。不得已纳粟以府经历分发江苏，课吏辄优等。大使咸侧目矣。

这篇传记写得哀婉动人，是《陈氏宗谱》中最精彩的篇章。承母命，象五助弟成立。使弟衍庶（昔凡）中举并走上仕途。民国四年版《怀宁县志》陈昔凡传：“从三兄衍中学，中乙亥乡试举人。”

千里之外的安庆城，北门后营里居住着陈象五的家人。年迈的父亲陈章旭听闻噩耗，欲哭无泪：

章旭公，字太占，亦字晓峰，盐提举銜候选知县。所谓以“盐提举銜候选知县”，其实是个空头支票，从未放过实缺，常年充当幕僚。章旭公生于嘉庆二十四年己卯（1819），娶劳秉全之长女，生子四：衍藩、藻、中、庶。劳氏勤俭持家，母仪足训，而于教子一端，尤足风世。

长子衍藩，生于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十一岁五经读竣，文理清通。值乱，父章旭挈藩从戎，衍藩后入湘军水师统帅杨岳斌幕，颇倚任，疏保直隶州，以知府用。旋归移家东流，被太平军刺伤，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七月十四日，即湘军克复安庆前一个月病逝，年仅21岁。次子衍藻，生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，早逝。长子次子接连去世，且都没有子息。接着太占公夫人劳氏卒于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终年四十六岁。妻子病故后，章旭公没有再娶。

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章旭公为三子衍中操办婚事，迎娶查芳传长女。小夫妻当年年底为章旭公添了长孙，取名庆元，官名健生，字孟吉。象五接二连三生了两个女儿。章旭公六十岁时，象五又给他添了一个孙子，老先生更是高兴，取名庆同，官名乾生。可现在庆同才两岁，三儿子就客死他乡，章旭公真是椎心泣血。



陈氏谱系

为母则强



（张全海供图）

最痛苦的莫过于陈象五的妻子陈查氏，她生于咸丰元年辛亥（1851），娘家是清廉堂查氏大户。

旧怀宁查氏以聚集地命名分为三支：一为县城之查，清廉堂；一为海螺之查，清容堂；一为查家岭之查，咸一堂。

据清廉堂《查氏家谱》记载：查氏七十一世社鼎公为明末太医，名满京师。明朝灭亡后，退隐于休宁蓝渡。其次子万亨公无意于仕进，“奔驰游览，晚至皖城，爱其风俗淳朴，谓西门外人烟稠密，兼得山水之助可卜居焉。”于是决意在怀宁落户入籍。明清时期，怀宁一直是安庆府首县，亦是府治所在。而这一支查氏长期居住在安庆城内，故有“县城查”之称。

乾嘉年间，查氏七十七世、候选县丞渭公，自县城迁居淠水乡旧桥东。渭公生七子，其四子懋渠生一子，名芳传。芳传公，字协和，生于道光八年戊子（1828）端午节。协和公生一子三女，长女即陈象五妻子陈查氏。

旧桥，“陈查联姻”之桥。象五病故，陈查氏才三十岁，上有年过花甲的公公，下有四个孩子，两儿两女，最大的庆元不到十岁，最小的庆同刚满两岁。小叔子昔凡中举虽然已经六年，只是“考取誊录馆议叙班候选知县”。象五刚过“五七”，不幸再次降临：九月二十四日，陈查氏的妯娌、昔凡原配桐邑拳庄方氏撒手人寰，真是雪上加霜。

灾难接踵而至，陈查氏没有被打垮。她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父亲：

父亲查协和，讳芳传，七岁丧父，十三岁丧母。三伯母洪太君爱而育之。芳传小时候很聪明，能得人怜。家庭寒素，又值太平天国战乱，逃死不暇，哪里能够读书？长大后，知道“人

非自立无以图存”的道理。查芳传集小资本在省城开了一爿布店，生意兴隆。处境渐顺，芳传公乐善好施，乡邻戚族，以缓急告，必竭力协助。或死亡不能成殓，即赙以布帛，毫不吝嗇，也没有自以为对人有恩德而表现出来的神色。他常说：“人非万不得已，哪个愿意奴颜婢膝、畏缩不前厚着脸皮求人？他不考虑被人讥笑嘲讽，而我假若拒绝他，那感到羞愧的应该是我呀”。

陈查氏的母亲李氏，秉性慈祥，克勤克俭。在娘家的时候，就很贤惠。十八岁时嫁给了芳传公，夙夜操作，相夫起家，惠遍乡党，功推内助。丈夫去世后，查李氏益自砥砺“教子读书，驯至成立。家道复兴，益行慈善”。她常常告诫子女：“有戚族繁衍不乏贫困当体先人遗志，量予周济之。”

陈查氏听从母亲的教诲，强忍悲痛，擦干眼泪，侍奉公公，养育子女。

根据章旭公的意见，将象五次子庆同过继为昔凡为嗣。在族长主持下，上祠堂办理了过继手续。

庆同六岁后，由祖父章旭公——这位“白胡爹爹”开蒙。白胡爹爹脾性古怪，严厉至极，一天到晚板着脸。哭闹的孩子一听到“白胡爹爹来了”，便停声不敢哭。

庆同小时候聪慧过人，正是这聪慧害苦了他。庆元读书，白胡爹爹从来不大注意，唯独看中了庆同。恨不得一年之内把“四书五经”都读完，白胡爹爹才满意。庆同不爱死记硬背。背不出书的时候，白胡爹爹抬手便打；使他气得咬牙切齿几乎发狂的是，庆同无论挨了如何毒打，总是一声不哭。白胡爹爹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：“这个小东西，将来长大成人，必定是一个杀人眨眼的凶恶强盗，真是家门不幸。”

陈查氏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可是母亲对庆同不像爹爹那样悲观，总是好言劝勉：“小儿，爹爹打你是为你好。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，将来书读好了，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。”

庆同见母亲边说边流泪，便嚎啕大哭起来。母亲一边替庆同擦眼泪一边责备他：“你这孩子真淘气，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，现在倒无端的哭起来。”

母亲的眼泪，比爹爹的板子还有威权，是叫庆同用功读书最强有力的命令。

陈查氏经常教育四个孩子，不要看不起穷人，更不许骂叫花子；为了救济穷人，她有时竟然把衣服拿去当了。

（下转12版）

夏
筱
翎